

定盦文集

共三卷





同治七年夏五雕

仁味轉籀書檢



仁味轉籀書檢



刻定盦文集緣起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  
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  
假錄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削  
刷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  
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  
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  
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  
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  
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  
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  
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



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斗沈時執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 大聖

人出熏沐 醲化翊扶 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

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

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



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秘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罷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蟻丸竈絲之工巧草則萑蒲薜若聰耳而明目蒺芥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

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幽艸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鯤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裹蹏騶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磔移符冀莢應月以成朔望蕙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璉帶紫脫躡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貢設夬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



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  
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  
飛鳳舞鰲屋鉤盤夷泗邈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  
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  
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  
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  
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  
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  
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  
章感 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  
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  
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  
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  
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  
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  
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  
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騫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  
之純粹或尙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  
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  
繚關尹鷗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  
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  
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  
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  
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



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  
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  
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  
摘山巖空青珊瑚墜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  
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  
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  
手如壞孔子宅壁中間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  
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  
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  
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  
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  
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  
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  
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簃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寫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釋風

定盦文集

目錄





定盦文集 目錄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歙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甫所箸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定盦文集

目錄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儼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讚

定盦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璉人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嫵乎裙裾殊呻窈吟魂  
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  
閒筵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  
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鞶帨將謂樂也胡  
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  
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  
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為銘以寫之銘曰熒而  
不舍襲子其涼咽而復存媚子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  
長空樓延萬重樓中有鐙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為春星其境



定盦文集 卷上  
不測其神習焉峩峩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  
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虜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  
右淫雨久極黤黤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  
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茵車下不通清渠  
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暫舒萬民歛茶於是王乃凭窻而望之  
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  
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俊星辰招鸞翬卽之温温  
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苾  
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  
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

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  
嗛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  
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  
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盖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  
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  
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  
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  
求燻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警兮若  
海鳥之轆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  
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  
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蘊鮮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  
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疑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



定盦文集 卷上  
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  
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  
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  
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  
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  
民聚醜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  
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  
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  
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  
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瘡遠則亡瘡速去稍

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  
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  
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  
貧者陆富者安貧者日瘡傾富者日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  
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  
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  
有子遣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  
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  
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  
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溇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  
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  
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



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愆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

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其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旣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覆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



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  
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  
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  
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  
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  
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

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  
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  
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  
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

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歟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  
頌兵事賴

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察也越六年癸酉充豫役並  
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  
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  
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  
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  
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  
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  
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



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曰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攘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絜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



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耨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尙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始夫始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

法無不做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艸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



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闡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  
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  
盜則非但魁君子也抑小人甚魁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  
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  
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  
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  
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  
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  
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  
諄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諄且悍且聃然眊然以思世之一  
便己才不可問矣彘之倫惡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  
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

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惇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  
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  
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謫士勇夫而厚參鷲羸  
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  
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  
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  
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子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  
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



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箠柄擊道旁土撲撲然落形如箠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物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

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剗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

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破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

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著諸簡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儻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可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伸焉段俗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



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  
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  
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

皇朝輿地銘頌其各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閩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  
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  
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橈車未經  
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璧瘞赧岱慙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  
氤氲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  
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廳猗何以寵之棘十  
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靈靈猗蛇虺所蟠猗  
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  
忍樹猗毋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  
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竊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  
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  
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璫文奇華古文逸華馨



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  
山雨春沸城雲暮局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  
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畱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存序

我

朝龍飛東海霆礮中夏

廟謨睿武

先

後

繼承自尼堪外蘭

始征以還薩濟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

傳檄區宇

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

祖恢九有之勳

宗紀十全之績

聲靈則雷厲風飛

景運則

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

親征漠北冉驩睢盱之國臺灣濊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

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洎

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

少及

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  
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



天祐

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秘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捷此龍庭亦有保頤揚

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額增徹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闕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思山澤之癯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

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凶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勩恭稟

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

聖朝受

天大命以

聖傳

聖

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

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



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夙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為例卽羲炎項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

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撻

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

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

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

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

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為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

聖祖

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為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為君為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為百神擇主為先聖擇後聖為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



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哀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旨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閤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醲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白中葉以還洎乎孱亾華質凋衰蠅吠廟堂螭及四方纖兒爪豎爭相怒頰我

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

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



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顯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已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實鼎高祖

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喞然導其先聲撰著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襍裏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尙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嬰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嗚虜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

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叅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鼐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諮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



羣事關內閣撰擬論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迺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鈇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晞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 國史取 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繇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要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

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愚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贖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初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



深海穹峪夔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瓊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

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邈者皆彙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社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



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  
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  
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  
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  
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  
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  
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  
言大指閔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  
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  
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  
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旣  
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閻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  
考宮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適然思鬱然歎愾然而寤謀方是  
時 國家累葉富厚 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  
主上万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  
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  
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  
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  
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昏殺不  
辜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  
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  
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



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  
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偕援  
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千卷數數  
偁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剗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  
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  
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婁遷至禮部右侍郎 誥  
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  
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 人某  
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 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  
年卒於官年 十有 以嘉慶 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  
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  
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  
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 上  
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尔也因進琅琅盡  
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  
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旣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  
綬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  
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  
論顏色車救救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  
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  
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



定盦文集 卷上  
漸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訐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垤心已定矣曉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破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子子請復往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

上詢之以書生對

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晬然愉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哈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噉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猶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



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

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患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恒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

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



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  
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  
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  
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  
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  
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  
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  
也古者無文用擇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  
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  
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  
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  
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  
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卽食吾宗  
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  
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  
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  
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  
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  
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  
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  
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  
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  
滅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  
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



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  
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  
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  
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  
治蔬芋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  
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癯寒  
暑濕乾不以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癯寒暑濕乾  
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  
五品一世皆勿稅勿子俸六品以下子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  
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  
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  
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  
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  
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  
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  
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  
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  
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  
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縉緬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  
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  
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  
必世譜謀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  
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子甲 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為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 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為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

足食

子乙 立為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襲羣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閒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嗇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泰臍窪若白環要有白文其圍中規相人者言是為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頎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鸞鳳逝去之無迹是時 皇政熙清后祇効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熟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



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荆草屋斷木爲耜治釜爲犁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口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瘠者立厚粘苗旣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驥以求牛懷種種儲瓶缶挈大男稚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紉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

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舖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上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與人箋一



定盦文集 卷上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  
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  
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喜雜  
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驅  
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  
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  
繇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圍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  
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  
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駸穉以  
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  
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息人者術最  
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耒而行伐使受者傷心  
而外不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万  
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謚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  
子必改之道無哇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  
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  
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  
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前而不



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璉人饒

卷中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論書名六書學三代綦重之矣古今異體或殆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沖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為質以何體為埒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為三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段借之義往往引申段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



者能約畧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口與二用中之段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段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箸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傳經與羣書之傳經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今音古分上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况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間然與不與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臚其入出歟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足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尙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眞僞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矧鼎彝太僕盤而外其足證



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陳碩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為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

其詞極略其指

地醜

富洋字字痛學

理盡性幽遠之言大書九數白首末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為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各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官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



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典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  
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  
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媮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  
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千事推之欲遂  
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千篇如千卷某書如千卷都如千  
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  
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  
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躡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  
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  
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為  
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答人求墓銘書

其天與行曲折  
石志深痛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齷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  
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  
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既成意尙  
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為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  
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仁人者始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  
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龔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  
於龔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  
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為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  
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為傳為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  
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  
有世德法宜為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為誌銘



定會文集 卷中 四  
謹撰上墓表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

大於我。

大清。

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卽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

大清。

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

大清最先。

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攢勿信。於北則小隴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隴望而不見。今

聖朝旣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隴。

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

祖宗之兵。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

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

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

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凝賤感



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微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為功。况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之志與。

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為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腎。

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槩乎四方。大扞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



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入不償出。每歲

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

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

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

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

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

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潁淮徐之民。

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

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

奸民最多。大為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為內地無產之

民。孰若為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

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

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

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

天朝也。八旗子弟受

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

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

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

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

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犁具。籽種

備。先給大戶若干丈。中戶若干丈。下戶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

同例。除沙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

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麩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



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麩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尚書右都

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

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

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

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

西府。伊犁東西路也。曰庫州府。庫爾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

魯木齊也。原設曰鎮西府。巴爾庫勒也。原設曰瓜州府。哈密也。曰

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闐州府。闐展也。曰沙

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

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

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設縣四。以府

城為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為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為博縣。以

幹珠罕為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為伊西縣。以

庫爾圖為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為絜縣。以烘郭爾鄂籠為鄂縣。

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為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為舊營

縣。以晶河為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為瓜縣。

以蘇木哈喇垓為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為湖縣。以塔勒納

沁為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為塔縣。以雅爾為肇

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

路闐州府設六縣。以府城為闐縣。以納呼為東闐縣。以洪城為

洪縣。以魯克察克為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為高昌縣。以吐爾番

為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為沙縣。以庫車

為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為舊城縣。以託和鼐為鼐縣。以沙雅爾



為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為蘇縣。以賽喇木為毗羅州。以帕爾滿為帕縣。以託克三為四村縣。以拜城為拜縣。以庫什塔木為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五縣。以府為羌縣。以巴爾楚克為新遷縣。以呼拉瑪為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為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為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四縣。以府城為球縣。以皮什雅為琳縣。以玉隴哈什為琅縣。以博羅齊為玗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為明定縣。以森尼木為森縣。磚房州設縣三。以州為磚房縣。以塞爾門為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為依耐縣。四至核議。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增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關州屬之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為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精也。其哈密闐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為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為首境。立界

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增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關州屬之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為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精也。其哈密闐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為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為首境。立界



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稞。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山民人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即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

作為世業。公田變為私田。客丁變為編戶。戍邊變為土著。其遺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為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為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為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



地。統領滿洲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干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遴畱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

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効。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擯一益之道。一出入之政。國運益盛。國基益固。民生

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

天心。究

祖烈。劑大造之方。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曠。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冊。能考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殫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



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  
設政事著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既富既鉅永  
永不朽臣攷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  
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  
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  
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北海內衛今葱嶺  
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  
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  
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  
管削簡鯁理其迹闡鞞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  
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著述所得疑漏不敢仰  
與官脩各件絜短長於萬一顧見欽定四庫書目著錄文淵  
者於下士私述間蒙俛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  
附官書以傳得著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  
述曰

聖祖

高宗文冠古后制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弟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攷厥圖述禮志弟二  
古舞侏儻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弟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弟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旣同述旗分志弟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大理藩所區述會盟志弟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弟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福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弟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弟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弟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弟十一  
教駢攻駒詒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弟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 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弟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聰厥際述聲類表弟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弟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谷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弟十六  
林丹旣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初磐磐述氏族表弟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弟十  
八

愛猷之遜隔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弟十九  
古偁封建聖不得已因虜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弟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弟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叅佐所治述旗職表弟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弟二十三  
濟濃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弟二  
十四  
帝妣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勳籙於 廟庭述賽因諾顏

總表弟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  
表弟二十六

咎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弟



二十七 唐努之山為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弟二十

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弟二十

九 貌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弟三十

十 曩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為

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借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為

一表 以上二表用前編脩徐松所述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  
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  
畜牧為耕作以血肉為養餽宗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  
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  
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烏鞞卡巴羅  
補阿昂查阿也阿巴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  
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  
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  
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  
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為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  
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



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

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為之此

一支也弟二弟子號為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

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

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 盛京受我

太宗皇帝冊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

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

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

曰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囉於庫

車淖爾為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

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

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

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

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為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

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偁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

又兩傳進丹舒克於 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

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

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

之支嗣

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

勒罕

罕賜對

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

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



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亾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年一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秘印佛無秘密義有秘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寫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曰促成刹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卽蒙古道高喇嘛尙能近似而此震且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揆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蒙古水地志序

河鹵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忒曰鄂尔多斯曰歸化城土默特羣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尔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諾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尔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爲主其目四又



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為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為

卷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為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 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趨走是亦有政揆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郵 句 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

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 句 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為起處哈拉尼敦為住處喀爾喀自備郵 句 東路首站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站曰肯特山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站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 句 以山為鄂博以河為鄂博以壘為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 句 以山



為鄂博以河為鄂博以壘為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為

卡倫以河為卡倫以樓望為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

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為之卡倫句於陔於阪於龔於隰山之隰

川之隰東句柳于厓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

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

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

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絕南句柳于木壘

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

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

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

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絕

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 尼圖又柳

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尔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

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

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

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陔之中若為翁

牛特故地若為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地土默特故地

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既麗既博號令散見未

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

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蒙古聲類表序

自 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

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

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



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  
聽矣但其義迥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  
不一自 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氎同爲世尊之所宣說同是  
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尙爾  
乖迕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  
密繖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

睿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  
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謏愚冥搜博采求其貫  
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案義迥  
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  
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  
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

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四十三字佛跋  
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叉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  
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  
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  
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 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  
止五十也 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別佛  
言皆以舌齒喉而有差別此經未  
經 同文韻統采摭故特詳之 凡十三種皆一母一聲 欽  
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

聖朝國書之母則以阿額衣鄂烏謬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  
字不等 如八撥逼以  
下乃十二字 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爲第一  
類餘亦七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

一也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一十二字西番舊六字 緜  
緜妻鴉合齊雅  
合齋雅合凡六 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



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衣烏烏之屬計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 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為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字而準部十五母尚無推衍成圖之作者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抵有國書之第一圖耳中華見溪羣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義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也同為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兩種 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至髻阿二十四字為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天竺自阿

至阿斯十六字主字也自嘎至嘎刹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即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義難陀本無所配合而生聲即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為子而以為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高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為雙聲下為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南豈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區之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 睿指 國書以阿字為



元聲實挾古來聖神未發之秘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  
 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  
 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  
 第四五六七也又複見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繖  
 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  
 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為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為殿後  
 字而章佳國師敘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即成愛  
 里普固即阿也涅槃之首三噫以義從非必以聲從也皆不出  
 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闕大同惟大同可臚小異此  
 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  
 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馳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  
 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攝多是

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  
 亦只二合無三合 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三合謂所生字字字母則以二合而止  
 無四合 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  
 愈遠矣此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佳吉固徵卜納囉  
 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  
 則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  
 大海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為 國書亦即此例蓋以  
 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別矧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  
 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  
 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陶  
 氏曰元國字以可侯為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  
 聖訓以斥之至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為例凡



三十聲為第一總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頭為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為兩圖何為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為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為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圖猶 國書

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 國語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 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某字以見圖為蒙古作也蓋為圖凡七為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之阿第二和字和拉哈喇之和第三伊字伊蘇為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之巴第五母博字卓齊博哈之博第六卜字實喇卜為一類第七母圖字蘇圖之騰吉思第八騰字騰吉思第九坦字哈坦為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之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第十二春字庫春為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第十四蘇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為一第十五索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為一第十六喇字喇呼濟第十七拉厄字即喇第十八朗字達朗第十九穆字圖薩特第二十曼字曼濟爾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為穆爾猶蘇索之加為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圖此如琴家之有汎聲



諾穆親 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 第二十四鼎字鼎曼 為一類第

二十五丹字羅丹 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 第二十七特字土默

特為一類 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 第二十九肯字色徹肯 第三

十克字克呼 為一類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吾師禁近

大官出萬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

謂內廷少吾師一人

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

品冠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

才吾師感激報効翻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附

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闕

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踧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

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平正似

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

夷異我

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

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

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開

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

狡為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

帝

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

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



定盦文集 卷中  
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蝨蝨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尙有存者天存之

高宗存之也

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

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首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彌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

高宗不欲取民雖富

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

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

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

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

高宗且撻伐且憐哀

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

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卞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



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

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无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

高宗皇帝之臣僕夫

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顏汗時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

聖祖我

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

聖祖之剏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逐回部擾青海直西藏



定盦文集 卷中  
隣俄羅斯我

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

高宗皇帝之大怒

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躐千里一赤睚盱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泰岱不籙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嗥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

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

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讐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讐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



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特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千條如後方

一 欽定西域圖志及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疆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畧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 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

聖祖平漠北用之

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

聖祖平羅刹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貿市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 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攷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臧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討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匙矣於恩不爲綱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畧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

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畧一書方畧爲 文淵閣未箸錄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



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送到館本館以

聖訓方畧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扎哈沁族類雖細已蒙 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為部五而科布多為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為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

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參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畧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稱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僑厄魯特旗一僑厄魯特前旗者是與 皇朝文獻通攷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襲是語按

欽定王公傳稱阿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



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稱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稱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所藏戊戌丙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稱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丙板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攷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坵牧地旣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奮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攷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



路準噶爾地一綽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  
土尔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

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  
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  
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  
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  
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  
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閱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  
丙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敘一烏  
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  
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  
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酋所居出口卽是  
泰甯衛出關卽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  
梁海遂爲 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  
布多大臣章奏遂稱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  
之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  
名類此者極多攷沿革者宜畧知此

一修書宜畧知鉤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  
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卽姓和碩特  
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稱其  
出恭博地方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羅斯一族則單



定盦文集 卷中  
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  
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囉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  
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囉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  
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囉斯遺民一類於  
乾隆二十九年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  
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貫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  
檢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納爾皆  
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  
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攷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  
文少所發摛如撰七音畧取之

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畧取之

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  
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人名山川名  
若以 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  
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  
山川舉例是撰 皇朝六書畧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  
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  
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  
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



喀遜為新站起處哈拉尼散為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畧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畧

一 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且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戒殺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麻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杪無餘之法而自成章部不置閏大約為西洋新法

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祆祠自是耶蘇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自珍另有內典旁師攷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為耶蘇教在蒙古準部則為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為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

一 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鈎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 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 命以玻瓈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為一故巴勒布益强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

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



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  
鬯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弃  
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  
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  
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間可知從  
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尙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於  
已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箋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  
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蒙古阿尔禿  
斯再見逐於 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  
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

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  
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尔喀  
一旗輝特二旗土尔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  
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  
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  
禦遑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  
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 天朝古未有外夷自  
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卽弗  
恭順傳曰狃糠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邪番人蒙  
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  
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  
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



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  
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  
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  
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

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  
故條出大槩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  
歲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偈

壬午十一月八日

定盦文集

卷下

仁和龔自珍璉人饌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  
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  
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  
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  
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  
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  
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為大  
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  
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功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功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功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膾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馨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踟躕濟濟俾筮俤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候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季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



成王曰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而爲陶鑿山而爲礫以立城郭倉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旣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菴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歟支後宗歟筋力者毋暴羸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譽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恃珪璧也其積者齋粟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



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揜麇取犢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况金玉乎魚鼈槁之而况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敘也何以曰敘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敘闕且不敘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



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璫彼玉  
攢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嬪之名郊宗石室以建  
之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璣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  
之宮重雘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  
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  
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  
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  
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  
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子沖子夙夜毖祀毖祀宮中  
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禮馮几而候神則動  
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  
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

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  
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  
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旣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  
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  
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  
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  
日嘉旦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  
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  
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  
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已治之聖者有



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沖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糅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腳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扁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畚鍤有白青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



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歲而成首滿洲  
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  
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  
聲清濁侈弇鴻濶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  
無際際虜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  
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攷也天道十年而  
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  
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禫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  
存者疑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  
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  
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  
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  
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  
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  
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  
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  
後興者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  
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  
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  
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今古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



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尙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恟怛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伴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无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籀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状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定盦七銘

襖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鐙之銘曰如擎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逼心光之則



孟之銘曰惜於水淳於孟不淳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翰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懽之府  
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  
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  
施况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  
况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况  
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違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  
沈不遑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  
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况有退失邪重到京師

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温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  
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願設語言簡文字省中年  
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何容拒之  
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  
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  
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愬寡女之夜哭  
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諱矣况陳且愬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  
品久收到圓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自致貝居  
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戒將歸文

予幼邁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  
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



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媿兮非衆磨之能穴耻列炬之平  
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嗒然而怒出精炯炯  
其獨寤兮物温温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尙墮乎  
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爲才兮亦聊  
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羗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  
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  
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  
蒙之不我構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芳香而誰御篋澄照以長辭  
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  
瑕疵蠹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懷而之形骸兮乃  
隣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  
居兮再元黃之紉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愬而徒勤嗇靈怨  
之沉沉兮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圜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  
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首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  
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  
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瘁而諄汝義  
何孤而非繁兮情何予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願威孔神管百  
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峯雙兮曰禍福在予貢繚戾之淒  
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戔律兮分神化軀棲人曉兮據人劫  
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  
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  
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旣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  
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搆光景聚兮屏  
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



定盦文集 卷一  
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淨道爾靡有言兮

### 發大心文

震旦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楫有船無楫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况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楫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發心爲先欲

修辱提發心爲先欲修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毘黎耶發心爲先欲修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二曰嫉惡心曰怨懣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惛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各有故略可設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燒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



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  
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迴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  
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  
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  
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  
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術直行如頭欲前而  
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  
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軻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  
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耻姍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  
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  
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敗便須知我  
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  
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  
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  
脫令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  
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  
雜華普賢說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世界上方下方世  
界乃至盡毘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橫逆  
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  
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  
漠然無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噬負我皆正思  
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  
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  
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宥他心度他心乃至



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臾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意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值補處佛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弟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弟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弟一當念衆生或因色陰或因想陰種種傾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弟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弟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因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弟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剝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弟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弟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駭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弟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傾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



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第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荼形夜迦形或人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已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麤重媻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麤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弟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身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識知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說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証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豎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



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  
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